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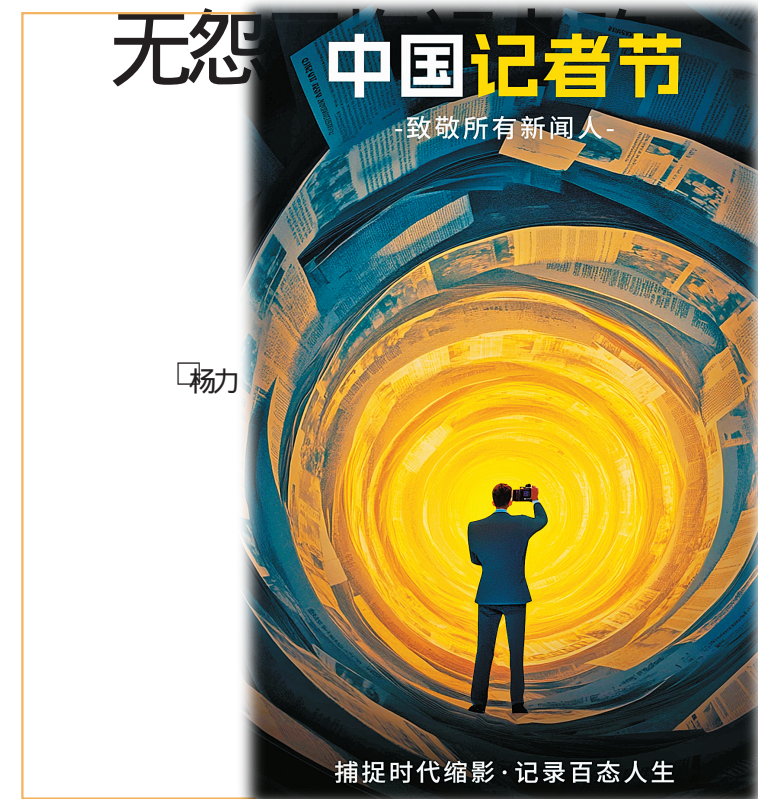
从1993年到2024年,三十余年,在电视台当记者跑一线的我,肩上的摄像机比我家的孩子还早熟悉我家的角落。它的重量,从最初压得我肩膀生疼,到后来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,一种安心的、沉甸甸的存在。这重量,不只是几公斤的金属和镜头,更是三十多年的风雨、烟尘、悲欢与坚守。

时常想起刚入行时老记者的话:小子,记住,你扛的不是机器,而是眼睛,是千千万万老百姓想知道真相的眼睛。那时年轻,血气方刚,只觉得这句话豪迈。三十多年后,揉着在洪水中被冷水浸泡过时常酸痛的膝盖,我才真正嚼出了这句话里的千钧分量。

这双眼睛,带我走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路。

记得有一年,暴雨如注,江河倒灌。我乘着救援队的冲锋舟,冲向已成孤岛的村庄。村庄三面环水,抗洪救灾也是记者的使命。水是浑浊的黄色,打着漩涡儿,水面上漂浮着家具、牲畜,偶尔还有令人心颤的寂静。一个浪头打来,冲锋舟剧烈摇晃,我半个身子都浸在了冰冷的水里,第一反应不是害怕,而是死死地把摄像机举过头顶,用身体为它撑起一个干燥的空间。镜头里,是武警战士跳进齐胸的急流里,用肩膀扛起老人,是满脸泥水的乡亲接过救灾物资时那颤抖的双手。那一刻,我按下录制键的手指是僵的,但心是火热的。恐惧?事后才觉得害怕。但在当时,只有一个念头:把这里的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,让外界知道,在洪灾面前,没有人退缩,大家众志成城,只为早日战胜洪魔。

还有那场山河呜咽的大地震,我们深入一线采访。余震不断,我们踩着瓦砾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灾区走。空气里是粉尘和消毒水混合的刺鼻气



味,耳边是隐隐的哭泣和机械作业的轰鸣。在一处倒塌的校舍前,我把镜头对准了一名不肯离去的中年男子,他徒手扒着砖块,十指鲜血淋漓,嘴里喃喃念着儿子的名字。透过取景器,我看到了他眼里的绝望与一丝不肯熄灭的微光。那一刻,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,我几乎端不稳机器。但我必须稳住,因为这份撕心裂肺的痛,这份不屈不挠的求生,需要被看见。我要通过镜头,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现场的氛围,从而凝聚起更多力量。

这不是冷冰冰的记录,而是一种责任,一种见证。

但这份职业,也不总是被理解,甚至伴随着风险。

我曾因为报道一个污染事件,接到过匿名威胁电话,话筒那头的咒骂声不堪入耳。家人提心吊胆,劝我别那么较真。我沉默过,但第二天还是扛着机器出了门。真相,不能因为几声恐吓就缩回壳里。我也曾在一次紧急采访的归途中遭遇车祸,车头被撞得变形,幸好人无大碍。惊魂未定中,我第一个检查的,依

然是怀里的摄像机素材是否完好。同事说我傻,可我觉得,片子没事,这趟险就值得。

有过委屈吗?当然。当你的善意报道却被曲解,当你的客观陈述却被贴上标签,当你无数个深夜加班剪辑,换来的却是屏幕后不负责任的指责,心里也会涌起一阵阵酸楚。但这份职业教会我的,恰恰是超越个人情绪的理解与坚持。我见过失去一切仍对生活抱有希望的灾民,见过在贫瘠土地上播种希望的乡村教师,见过无数平凡人在危急时刻迸发出的人性光辉。与他们相比,我这点委屈,又算得了什么?

三十余年,镜头在变,从标清到高清,再到现在的数字化;时代在变,传播方式日新月异。但有些东西,从未改变。那就是对事实的敬畏,对现场的执着,对人间悲欢的感同身受。

我的镜头,记录过废墟上的新生,也记录过领奖台上的荣光;记录过市井小巷的烟火气,也记录过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。镜头从不说话,却呈现出千言万语。

如今,我的两鬓已染上白霜,肩膀也不再如年轻时那般有力。但我时常想,只要需要,我依然会熟练地扛起摄像机,时刻准备出发。这份职业给予我的,远不止一份薪水。它给了我一个支点,让我能用这双特殊的眼睛,去凝视这个时代最真实的纹理,去传递温暖、叩问良知、守护正义。

如果时光倒流,让我再选一次,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扛起这沉甸甸的摄像机。因为,记录时代,守望光明,是刻进我骨子里的信仰。我是一名记者,这就是我的路,一条用脚步丈量、用镜头说话的路,我走得无怨无悔,也无悔。

## 土 记者老侯

□李 晓

今年春节,老侯没回巫山老家的侯家院子。去年,侯家院子那个村庄,因为地质勘测有泥石流等自然灾害,整村迁移了。这可是剜了老侯心头的一块肉。侯家院子,连接着老侯生命的脐带,那是他生命的起源地。

老侯,全名侯长青,在家中排行老幺,我平时叫他侯老幺。做记者的老侯曾跟我回忆,一个少年端午节来到巫山县城江边看划龙舟,人山人海,一个穿皮鞋的县城男人踩住了少年的脚,少年一直忍住疼痛,实在忍不住了,才从那人的皮鞋下挪出了脚,哎哟一声叫了出来。那个男人鼻孔里哼了一声,叫啥子叫?这是一个穿草鞋的乡村少年的怯懦、自卑。这个少年,就是侯老幺。

一个人的一生,差不多都会被童年的气息所覆盖。老侯50多岁了,虽然正气十足、目光炯炯,但在他心里,似乎还潜伏着一点自卑的气息。这种自卑,成了他面对人世的谦卑。

有时觉得老侯的骨子里还有某些山里农民的性格、作派,厚道、憨实中暗藏着一点狡黠与戒备,从不凑热闹。他总是和来自乡里的农民打成一片,发自肺腑地称兄道弟。他去乡下采访,屁股一歪就随意地坐在泥地里或田埂边,把自己融入尘土和尘埃里。我见过他采访一些人,聊着聊着,被采访者就把身世、心事全都讲给他了。老侯说,采访人无需仰视,也无需俯视,是平视,是打量,是尊重。

十多年前,侯老幺出过一本书,名叫《自留地》。在书里,有与他萍水相逢的人,也有远走他乡的三峡移民、异地风景风物,还有新闻大战中看不到的硝烟,鏖战在商海里的各路人物,为求生存讨生活中的引车卖浆之流。在老侯漫长的新闻生涯里,他一直匍匐在自己的自留地里,完成着自己的丰衣足食。正如火焰是热烈的,光芒却是孤独的,这些新闻背后形成的文字,其实暗藏着

理性构建的长久思索。老侯这个记者是如何炼成的:从一个稚气未了的青年,历经岁月的洗礼,到思想成熟的中年;从书写第一篇稚气的新闻,经过时光的锻打,到力透纸背的作品。

最典型的,是他的故乡下庄。1997年那个凛冽的冬天,被云锁雾罩的下庄村,开始了当地公路史上的一次壮举,用生命在悬崖上挑战,修建一条云雾苍茫中通往外面世界的乡村公路。1999年,老侯闻讯赶赴下庄,去采访一群老乡用简单农具修路的故事。不料,这个改变乡民们命运的故事,让这个血性男人,热泪盈眶,热血沸腾。

一名记者,只有用笔和镜头忠实地记录一切,才不辜负新闻历史途中的馈赠。老侯回忆,在简陋的房间里或山路边,他写作两万余字的《下庄人》《下庄作证》《下庄公路通车之后》时,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笔有千钧,力透纸背。下庄的一系列新闻见报后,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,下庄这条通往外面世界的血汗之路,也由此而延伸到更多人的心里。看到下庄因为一条路带来的变化,老侯倍感欣慰。这些年的年

关,老侯和不少被下庄感动于心的朋友,默默地来到改天换地、万物生长的下庄,和乡民、留守儿童们一起过春节、唱山歌。老侯说,因为新闻写作,让他和一群值得骄傲的乡亲长久交往,并成为扎根驻守者。他写的关于下庄的系列报道,也改变了下庄村民的命运。在下庄,村民们待老侯犹如恩人,这令老侯感到愧疚和不安。他说,我何德何能啊?

26年里,老侯奔赴下庄70多次。2025年夏天,他用生命体验结晶成20多万文字,出版了厚重的大书《我的下庄》。下庄人用血汗修通了一条通往山外的天路,老侯用灵魂搭建了一条心路,阅己、悦己、越己。这是老侯总结出来的人生三重景。

在老侯的新闻长征路上,与下庄的相逢,也由此打上了他生命的底色:如土朴素,如水善行,如树挺立,如风浩荡,如山有骨。老侯说,在他此后的新闻从业与人生中,就用这样的目光、态度,去一一践行。这样的人生态度,养成了老侯热情、冷静、独立、执着、谦卑、从容杂糅在一起的品性。在老侯的笔下,人世风景,伴随他且记且思,且歌且吟。